

236172

基本



彻底肃清神权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



84  
3872  
6



284

23872

# 彻底肃清神权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 徹底辯論神權觀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郵政局51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5/8 字(11, 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5,000

統一書號：2074·153

定 价：(五) 0.06元

封面設計：趙 晴

## 編者的話

随着生产上的大跃进，不少地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破除鬼神迷信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改变了社会的风气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帮助广大干部认清这一斗争的深刻意义，并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正确地引导更广泛的人民群众投入破除鬼神迷信的斗争，我们汇编出版了这本书。

1958年11月

## 目 录

- 打碎人民精神上的枷鎖……………陆学斌(1)  
毛主席无神論思想的光輝胜利……………陈中立(9)

# 打碎人民精神上的枷鎖

陆学斌

## 神权观念——束縛人民精神的繩索

由閻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薩組成的阴間系統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組成的神仙系統——总称为鬼神系統的神权观念，是旧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腐朽的意識形态，象一条繩索长期地在精神上束縛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它麻痹了农民的革命意志，阻碍了階級斗争的开展；它限制了农民向自然斗争的勇气，阻碍了农民智慧的发展。这种反科学的迷信观念，貫穿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与生活当中，不論耕、种、收、藏，不論生、老、病、死，都要燒香許愿，求神問卜，听从鬼神和命运的摆布。这条神权的繩索不仅在精神上束縛着农民，而且在經濟上也造成农民沉重的負担。过去农民除了受地主、富农的剝削以外，还受着鬼神的剝削，在自己辛勤劳动所换来的一些粮食中，还要拿出一部分花在鬼神的身上，根据安徽几个农业社的材料，解放以前，一户普通的下中农，每年花費在燒香燒紙上的錢，有的一年竟要达到一百多斤稻谷，遇到喪葬，迷信活动的浪费，数字就更大得多了。

## 历次群众运动——对神权观念的冲击

“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人們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以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神权观念受到了几次猛烈的冲击。正如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论述的那样：“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解放以来，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摧毁了广大农村中作为封建迷信等权力基干的反动政权，神权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一次猛烈冲击，无神论思想阵地扩大，鬼神系统的势力渐渐削弱。在刚刚解放不久，不少地方的庵庙，都先后改成了学校和仓库，每年春季庙里盛大的香会没有了，烧香的也开始减少了。土地改革运动后，地主阶级被打倒，祠堂都做了学校。过去地主、富农、族长等主持和积极维护的很多迷信习俗都改变了。迷信活动大为减少。迷信职业者——地理先生、算命先生、巫神、超亡婆等等分得了土地，有的开始参加劳动。经过这一场猛烈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不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开始从神权观念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神权观念再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合作化高潮以后，由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神权观念和旧的迷信习俗也跟着进

一步的变化。燒香、拜菩薩的更加減少了；隨着醫葯衛生的普及，很多農民在生病的時候，不再求神拜佛，而是請醫生診治了；很多過去因迷信而不能興修的水利工程，也動工興修了；迷信職業者基本上都已改務正業了。

總的說來，從1949年全國解放直到合作化高潮以後，神權觀念是處於逐步削弱的過程中，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一條直線，神權與反神權的鬥爭，也是隨着農村中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以及改造自然的鬥爭而時起時伏，波浪式地向前發展。當社會改革運動高潮到來和改造自然的鬥爭順利開展的時候，神權觀念就會顯著的削弱；當農村中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抬頭，階級敵人蠢動或者自然災害嚴重的時候，迷信思想又會掙扎抬頭。但神權觀念經過上述兩次猛烈的沖擊，經過幾年來這樣反復的鬥爭，它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力量已受到了摧毀，總的趨勢是在逐步削弱下去的。

### 大躍進——對神權觀念的大掃除

去年冬季以來的社會主義大辯論，特別是農業生產上的大躍進，這是對神權觀念一次最徹底、最猛烈的沖擊。不少地區的農民很自然地掀起了一个聲勢浩大的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的鬥爭。經過這次沖擊與鬥爭，已使神權觀念的另一基礎，即人們在大自然面前無能為力的狀況，也受到摧毀，終于促使鬼神系統開始全面性的土崩瓦解。

今春以來的生產大躍進運動對於神權觀念的猛烈沖擊，集中表現在群眾性的拆除土地廟和平墳整地的行動上。過去



农民对之供奉跪拜的土地菩薩，有的被丟到鍋底下、有的被打得稀爛，全部土地廟在短短的幾天內一掃而光，拆出的磚瓦用來修了道路、廣播台、宣傳亭和廁所。矗立在良田中的死人墳墓，千百年來都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在這次鬥爭中，都被農民自己動手移掉或者就地深葬了。這一場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的鬥爭，完全是農民群眾自己發動起來的。安徽巢縣的拆除土地廟和平墳整地的鬥爭，則完全是群眾的自發行動，一個隊干起來，全社馬上跟着干；一個社干起來，其他社也馬上跟着干。廣大農民群眾所以能這樣自發地行動起來，一方面是生產大躍進中群眾對於迅速增加生產的迫切要求，廣大農民從自己的生產實踐當中已經深刻地体会到鬼神系統所依托的、到處普遍存在的土地廟和墳墓等等，是發展生產的嚴重障礙。另一方面是生產大躍進提高了農民對於戰勝自然力的勝利信心與勇氣。引水可以過山，大旱可以豐產，這些過去只有神話里才有的奇蹟，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自己用雙手創造出來了，這表明我國勞動人民不僅早已不再是舊社會的奴隸，成為新社會的主人，而且已不再是隸屬於自然力量的奴隸，開始成為大自然的主人。這種情況正說明打碎鬼神系統的枷鎖，真是已經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時候。只要有人一“引”，農民就會自然而然地一轟而起，群眾性的破除迷信的高潮所以能迅速地形成，決不是偶然的。

### 大辯論——破除神權觀念的好方法

在這一場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的思想革命里，自然不會沒

有矛盾，无神論与有神論的斗争就始終貫穿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根据一些农业社的調查，党员、团员和青年农民的行动最积极、最坚决，他们是这一場革命斗争的急先锋；大多数貧农和下中农表示热烈拥护，有些中間分子甚至落后分子也转变了态度，表示贊成，参加到斗争中来；无神論思想占着絕對的优势。但是，也有少数富裕中农有抵触情緒，老年农民中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他們怕拆庙会得罪“菩薩”，怕迁坟会“败了风水”。既然对立面普遍存在，就不可避免要展开一場有沒有神、有沒有鬼、有沒有风水和有沒有命运的大辯論。这些辯論会都开得有声有色，都富有风趣。在辯論有沒有神的时候，很多人都說：“神仙在哪里？沒有一个人看到过。过去差不多家家烧香敬神，穷苦人家还是照样受穷受剝削，現在一根香不烧，日子一年反比一年好。”巢县岱山社主任徐守叶說：“菩薩本是木头雕的，同一块木头，上半截雕个菩薩，人們就向他燒香磕头，下半截做个馬桶，人們就用来大小便。說这半截木头有灵，那半截木头沒有灵，这不是騙人嗎？”在辯論到有沒有鬼的时候，大家都說：“人死如灯灭，根本沒有鬼。現在坟墓平的平，迁的迁，也沒有見到鬼在哪里。”在辯論有沒有风水、有沒有命运的时候，在无数确凿的事实面前，地理先生和算命先生被駁得閉口无言，不得不表示服輸，承認所謂“风水”和“八字”都是騙人的鬼話。安徽肥东燎原社的貧农李世荣說：“过去我在地主王佑庆家里做长工，一年到头，一家人都糊不住嘴。过年时想向地主借几斗米，他不但不肯借，还諷刺說：‘誰叫你家祖坟不出力气？’过去受地主欺騙，还以为是他家祖坟‘得力’，自家

祖坟‘风水不好’。解放后，地主打倒了，王佑庆也捉去劳改了，怎么他的祖坟不‘得力’了？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难道是祖坟一下‘得力’了？这不是迷信是什么？”很多农民都说：“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运气’，新中国处处都是‘好风水’”。

生产大跃进推动了农民群众破除迷信、解除神权观念束缚的斗争，农民群众的平坟拆庙反神权观念斗争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生产更猛烈的跃进。当农民们摆脱了神权绳索的束缚以后，就更加英勇的向征服大自然进军。今年5月以来，安徽巢县、肥东两县一百多天未落透雨，旱情大大超过历史上旱灾最重的1934年，但没有一个人主张抬菩萨求雨，也没有发现一户烧香许愿。人们的抗旱劲头比天还大，比山还高。他们把自己比做“菩萨”，比做“龙王”，决心以集体的力量战胜干旱，力争丰收。“社员个个当龙王，喝令湖水上山岗！”成了农民们的行动口号。

### 我们的任务——彻底肃清神权观念

在有神无神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是战斗的唯物论者，主张彻底的无神论。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迷信鬼神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在不能理解的、认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求助于神秘力量的表现，是现实在人们意识中荒诞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时软弱无力和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就产生了相信鬼神和灵魂的思想，到了阶级社

会产生以后，在统治着人们的自然力量以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被剥削阶级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在他们无力与剥削阶级斗争时，也必然会产生迷信命运的思想和对鬼神的崇拜。剥削阶级鉴于神权观念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就极力地支持它，培植它，用它来麻醉人民。因而，在旧社会中，神权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就是迷信产生和长期存在的认识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与马克思以前的无神论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无神论者，不论中国的王充、范缜也好，或者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也好，他们都看不清鬼神系统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所以他们在和迷信宗教有神论作斗争时，一般只限于揭露其认识论根源，他们常常把提高文化水平，普及教育作为破除迷信的主要手段，把斗争局限于“文化主义”的小圈子里。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则认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和自然力对人们的奴役是一切神权迷信思想的最终根源，要彻底破除鬼神的迷信思想，一方面，自然必须传播科学知识，广泛宣传无神论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组成部分，这是件重要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必须把破除迷信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坚决反对宗教的人，但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抽象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上的、始终不变的教条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具体提出这个问题，应根据目前实际在进行的和最能教育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关于

宗教問題的指示，對於群眾一般的鬼神迷信思想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經明確指示我們：“……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和解放以來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我們黨堅決地執行了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因此，在破除迷信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績，使廣大群眾逐步擺脫了神權繩索的束縛，一步一步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神論的勝利，這是毛澤東同志的無神論思想的勝利。

隨着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我國已經進入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新時期。破除迷信，移風易俗，是文化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必須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引導更廣泛的群眾起來參加這一史無前例的破除鬼神迷信的鬥爭，以無神論去戰勝有神論，徹底改變社會風氣，徹底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動社會主義以至將來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地勝利前進。

（原載“虛與實”1958年第2期，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轉載時“人民日報”曾作了一些刪改）

## 毛主席无神論思想的光輝胜利

陈中立

“菩薩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們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薩，……”这是毛澤东同志早在三十多年前使具有的一个偉大思想。这一思想今天在我們的祖国已經全面开始变为现实。

“由閻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阴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統——总称之为鬼神系統”的神权，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乃是旧社会束縛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繩索。因而，对于受了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束縛的农民，神鬼在他們中間所具有的无上威力是完全可想而知的。

可是，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千百年来被認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象和装有許多神象的庙宇，現在被农民群众亲自动手丢开和占用了；千百年来認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宗坟墓，現在也被农民群众亲自动手平掉了。

广东省汕头专区群众性的土地大平整运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封建迷信观念原来在汕头地区的群众中是很深厚的，这里的封建宗派糾紛也比广东省的其它地区来得突出。可

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迷信很深的地区，今年年初，在党的领导和宣传教育下，经过群众性的六辩论以后，他们提出了“让死人服从活人”的口号，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势如破竹的群众性的、向死人要地的平整运动。很多地方早上还是高低不平、星罗棋布的坟埔荒冢，晚上就变成一片平坦的良田。就这样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由群众自己把当地的一百多万座坟墓完全平掉了；二百多万副骸骨被迁移上山，并且多数“入了社”（搞公墓）；同时，还消灭了隐藏在坟墓中的一百四十万只老鼠和十六万条蛇。经过这样一平整，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七万一千多亩，而且大大便利了实现机械化与水利化，使农业社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从此，农业生产大跃进就更加有了保证。

显然，平整土地远不止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具有着重大的作用，它同时还使群众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的思想丰收。在农民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风水地理观念，这次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相信无神论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旧的落后的风俗习惯被废弃了。以前在农民中流行着为祖宗、为父母、为自己选择一座好风水来荫庇后代的旧观念，现在被‘今天吃点苦，换来子孙万年福’的新观念所代替了。历史上部分落后农民因为迷信风水发生纠纷积存下来的宿怨，这一次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千百年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宗坟墓被群众亲自动手移掉了，不少地方的家神牌，连同城隍爷、雷神爷、福德老爷、天后娘娘……的神象一起扫光了。”<sup>①</sup>参加这次运动的，不仅有青年、有老人、有小孩、有教师、有学生、有城镇居民、有当

地駐軍，而且還有連從來不敢碰一碰棺材和死人骨頭的僑眷和農村婦女。與此同時，裝有許多歷來被認為是不可沾污的神象的廟宇，這次不僅有的改成了學校、工廠，而且有的竟變為農業社的豬舍、牛棚。自然，讓這些豬尿牛糞污染菩薩，是農民有意識的了。因此，汕頭地區的這一次土地大平整運動，徹底改變耕地的落後狀況的意義，就遠不只是一場改造自然的嚴重鬥爭的勝利，同時也是一次破除風水地理、封建迷信的思想革命的勝利。而且前者的勝利是在後者勝利的基礎上取得的。

象汕頭地區這樣的事例，今天在我們國家里決不是個別現象。只要打開各地的報紙看一看，農民起來丟掉那些由他們自己立起來的菩薩，平掉自己祖宗的墳墓，這樣的可歌事實在全國各地是不少的。譬如，山東聊城县馬官屯鄉，蒙陰縣旧寨鄉等六個鄉，便曾經作過平掉墳墓，擴大耕地面積的工作。

為什麼不在更早些時期或更遠的將來，而偏偏到了現在這個時期，農民變得不信神，不怕鬼，丟菩薩，平墳墓呢？是不是共產黨下的命令呢？絕不是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他又說：“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sup>②</sup>那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早在三十多年前便被毛澤東同志英明的作出了。他說：“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sup>③</sup>



毛澤东同志的无神論思想，是完全建筑在辯証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的无神論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无神論有着本質的不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无神論者，無論是中國的王充、范縝，或是在外國如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他們都看不清，也不能看清宗教迷信和有鬼論有神論的階級根源與社會根源。所以，他們在和宗教迷信作鬥爭時，一般的都只局限在揭露宗教迷信的認識論根源。他們常常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普及教育，作為破除宗教迷信的主要手段。

馬克思主義則與以前的无神論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宗教迷信，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和其它社會上層建築一樣，是隨着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而變革的。毛澤东同志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具體運用並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歷史唯物論的原理，指出了要砍掉束縛住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繩索，首先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砍掉作為一切權力基干的政權這一條繩索。因為剝削階級的統治和自然力對人們的奴役，這是一切宗教迷信的最終根源，因此只有在政治鬥爭取得勝利和生產力發展到高度水平的時候，一切宗教迷信，有神論，有鬼論才能完全破產。這是我們黨的宗教政策的理論根據之一。我們黨是積極宣傳唯物論和无神論的，因為它是真理。但是我們黨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我們黨認為農民立起來的菩薩，必須由農民自己把它丟掉，而用不着任何其它人來包辦代替。

我們黨在革命實踐中貫徹了毛澤东同志的這一理論，今天已經獲得了偉大的勝利。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後進行了